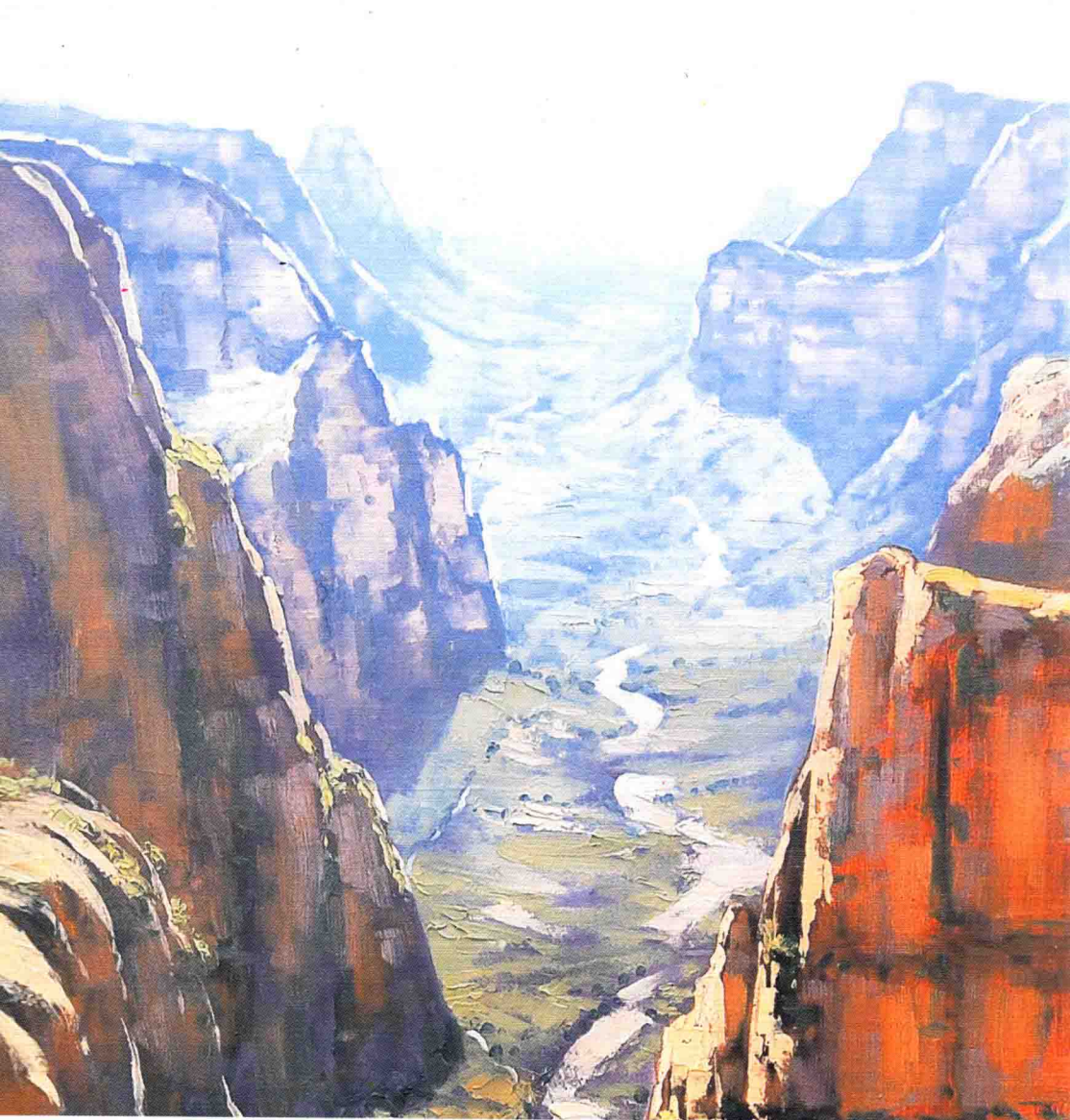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HAOBINGSHUAIKELIXIANJI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 哈谢克 著 姚能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HAOBINGSHUAIKELIXIANJI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哈谢克 著 姚能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恒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历险记 / （捷克）哈谢克（Hasek,J.）著；姚能新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77-9

I. ①好… II. ①哈…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269号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哈谢克 著；姚能新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3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77-9

定 价：32.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在后方.....	1
第一章 好兵帅克的“世界大战”.....	1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所里.....	10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面前.....	17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精神病医院.....	22
第五章 在萨尔莫瓦街的警察所.....	26
第六章 帅克冲出迷局重返家园.....	31
第七章 帅克应征入伍.....	39
第八章 帅克装病成为逃兵.....	44
第九章 在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	56
第十章 帅克当作团队神父的勤务兵.....	72
第十一章 帅克随神父去战场做弥撒.....	89
第十二章 一场关于部队宗教的辩论.....	96
第十三章 帅克为他人举行终傅仪式.....	101
第十四章 帅克成为上尉的勤务兵.....	104
第十五章 灾难来临.....	125
第一卷 后记.....	135

第二卷 在前线	138
第一章 帅克火车上的厄运.....	138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	152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183
第四章 苦难重重磨难的帅克.....	200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207

第三卷 光荣地溃败	223
第一章 穿越匈牙利大地的行进.....	223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237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249
第四章 领命.....	258

第四卷 溃败续篇	271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	271
第二章 刑前的祈祷.....	291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部队.....	297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的“世界大战”

“我们的斐迪南^[1]被人杀害了。”女佣人对帅克先生说道。几年前，帅克被军医审查军委会鉴定为智障后，被迫退伍回到了故乡，此后就以贩狗为生，并且为杂种狗伪造正宗血统证明书。

除此以外，帅克先生还患有严重风湿病。这时他正在膝盖上涂着樟脑油。

“哪个斐迪南被杀了，夫人？”帅克问，“我认识两个斐迪南。我认为这两个斐迪南杀掉哪个都没什么值得惋惜的。”

“但是，被杀的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那个又胖又虔诚、住在科诺皮什捷^[2]的那个。”

“我的天啊！”帅克大声地尖叫了一声，“这可真是太棒了！在哪里被杀的？”

“他是在萨拉热窝被枪杀的，他们用的还是左轮手枪呢！当时他正陪着夫人坐在小汽车里兜风呢！”

“这可真够神气的！米勒夫人，他坐的还倒真是小汽车呀！不过他却没想到，坐小汽车兜一下风就命丧黄泉了。况且还是在萨拉热窝被杀，这不是波斯尼亚省么，米勒夫人？那也许是土耳其人干的。我们根本就不该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3]。结果怎么样啊，这不是要了那位大公的小命！他是不是受了好半天罪才身亡的？”

[1] 是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侄儿，奥匈帝国皇位的继承人。

[2] 斐迪南在捷克的城堡。

[3] 1909年奥匈帝国吞并了这两个地方。

“不，当场就死掉了。人人都知道，那些左轮手枪可是玩不得的。不久以前，我的故乡努斯列有一位先生也持着一把左轮手枪玩。结果一家人全都挨了枪子，甚至跑到四楼去看谁在放枪的门房，全都送了命。”

“不过，米勒夫人，有一种左轮手枪，就是用力的扣动扳机，也不会打出火花，这种东西倒还挺多的。但是他们杀害大公的那种左轮手枪肯定比我说的要强上百倍；您敢跟我打赌吗？米勒夫人，杀害大公的那个人，当天他的衣着肯定非常体面。当然，对准大公开枪是件很困难的事，绝对不会像打猎者对准猎物开枪那样轻而易举。最重要的是用尽心思去接近，因为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物，穿着不体面怎么接近他？您肯定得戴一顶礼帽，否则还没等机会下手，警察就将你带走了。”

“据说他们是一个团伙。”

“这就对了，米勒夫人，”这时已经按摩完膝盖的帅克说，“如果是您想去杀掉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您肯定会请人密谋一下，人多智广嘛！就好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功德圆满、事业成功。您还记得当年我们可怜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尔先生就是被一把锉刀捅死的吗？他那时就是陪着伊丽莎白皇后一起散着步。真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从那后来，伊丽莎白皇后就没有再出来散步了。其实这样的事情还会很多，各个挂上号的大人物都将逐个轮到。您等着看吧，米勒夫人，我们的沙皇和他的皇后早晚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不过——但愿上帝保佑不要再这样，可能有一天我们的皇帝也会在劫难逃，因为这位皇帝的仇人比斐迪南的还要多。正像前不久有一位朋友在酒馆里说的那样，“他们早晚也会落到如此下场，就算是国家的军队也保护不了他们。”只可惜我那位潦倒的朋友付不起酒钱，老板无奈叫来了警察，他却扇了老板和警察几巴掌。当然，后来就被警察装上囚车^[1]押走了，他们肯定会狠狠的教训他的。哎，米勒夫人，你肯定见过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了吧？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个军队里，一个步兵拿着一杆上了膛的步枪，走进了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警告他不可以在这里乱走动，可他却在那儿依然故意的走来走去，并且告诉大家他来只是和大尉谈话。大尉走出来，命令他不准离开营房一步。他举起步枪，对准连长胸膛扣动了扳机，只听“砰——”地一声，子弹从大尉的后背射出，顿时办公室里乱作一团。”

[1] 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在布拉格常用有栏栅的手推车（囚车）将醉汉押往警察局。

“后来怎么处置他的？”米勒夫人问，这时帅克已经穿上了他的外套。

“用腰带上吊了。”帅克一边刷着自己的大礼帽一边回答说，“从看守那借了一条腰带，然后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成了自杀的工具。您说他还用得着别人来枪毙么？谁都知道，米勒夫人，什么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掉脑袋的。那看守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也被牵连到丢了工作，还要再关六个月！可是，他没有等到服刑期满便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传经诵道。米勒夫人，我认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看错了枪杀他的那个人。可能把他当成了绅士——一个正派的人，——满口的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但没想到竟是这位看错了的”绅士“结束了自己的余生。斐迪南身中多少枪？”

“新闻报道说袭击者把大公肥大的身躯当作一个靶子，当时子弹像流星雨似的射向大公。”

“干得太漂亮了，米勒夫人，干净利落。如果是我干这事，非买支勃朗宁不可。这种手枪看上去就像个玩具，但它用两分钟枪杀一个人就应绰绰有余了，不管他的身体的胖瘦。不过，说实话，米勒夫人，还是胖子比较容易打啊。也许人们现在还都不能忘记当年葡萄牙人是怎样枪杀他们的国王的^[1]，太肥当然是枪杀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该回‘杯杯满’酒馆去了。如果有人来带那条短毛歪腿的狗回家的话，麻烦您转告他，我把它放在乡下的养狗场里了。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它耳朵上的毛被我剪齐了，如果还没有长齐的话最好不要带回去，不然会感冒的。您将钥匙交给那位看门的女人吧！”

“杯杯满”酒馆里只坐了一位顾客——便衣侦探布雷特施奈德。酒店老板巴里维茨正在洗着各种玻璃餐具。布雷特施奈德想方设法想和他谈点正经事，可却不知从何谈起。

老板巴里维茨是位远近闻名的粗人，满嘴的脏话。但他却满腹经纶，常常奉劝别人都去读一读雨果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拿破仑的那一本书里的最后一章，讲的是一位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答复英国人的那一段。

“这就是他在萨拉热窝惹下的蠢事。”布雷特施耐德立刻接上一句。

“在哪个萨拉热窝啊？”巴里维茨反问了一句，“是那个叫努赛尔那个酒店吗？在那里打架太正常了，几乎大家都知道的。”

[1] 葡萄牙国王查理一世以奇胖出名，于1908年2月在里斯本被刺。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斐迪南大公在那儿被他们枪杀了，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

“我不想理会这些不关我的事情。”巴里维茨先生非常粗鲁地回答，与此同时点上烟斗说，“现在，谁他妈的要是跟这种事情纠缠在一起，那还不是自寻死路。我是做生意的，顾客来了想要喝杯啤酒，那我就给他倒上了一杯。我才不管什么萨拉热窝事件，这些他妈的都跟我没有一点儿屁关系，谁想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去，就去管这类糗事吧，我敢肯定他是在寻找刺激的，那就等去庞克拉茨^[1]监狱吧。”

布雷特施奈德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将空无一人的酒馆环视了一圈，一种失活从他的内心油然而生。

“在这里曾经挂过一张皇帝的图像啊！”稍停片刻布雷特施奈德绞尽脑汁地说，“而且就在您现在挂镜子的那个地方。”

“是的，没错！”巴里维茨回答说，“以前就是挂在那里的，可苍蝇总是围绕着画像飞来飞去，然后在落上面排粪，我不得不把它挪到了房顶与天花板之间的顶间处，而且放在那里我也不会惹上麻烦。您也知道，如果哪天碰上个爱扯的，也许就大难临头，我他妈的犯得着这样吗？”

“萨拉热窝那个地方肯定糟糕得无法想象，老板先生。”

对这种直言不讳的狡猾提问，巴里维茨先生的回答向来都是格外的谨慎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的天气一直都很炎热。记得当年我在那里服役的时候，士兵们都要往我们上尉先生的头上放冰块。”

“您还记得是在哪个团服役吗，老板先生？”

“这种小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我早给忘记了，再说对我来说这种糗事根本不会引起我的兴趣，而且也没必要去打听，”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爱管闲事就会招惹是非。”

听到这儿，这位便衣侦探布雷特施奈德也无语了。他那有点阴沉的表情直到帅克的到来才变得好起来。帅克刚刚跨进酒馆门槛，就要了一杯黑啤酒说道：“如今黑纱也该轮到维也纳披了。”

此时，布雷特施奈德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希望的光芒，立刻接上一句：“科诺皮什捷也有十幅黑纱^[2]披挂在国旗的两旁？”

“嗯，应该挂上十二幅，”帅克猛地喝了一大口啤酒说道。

[1] 布格拉一所大监狱设在这里。

[2] 捷克人习惯，国丧时在国旗两侧各挂黑纱若干幅，以示哀悼。

“您为什么认为应该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怀着好奇的心思询问道。

“呵呵，好记呗！这样正好一打嘛，也比较好算账。成批成打的买肯定要比零买便宜呀。”帅克回答说。

酒馆里又是好一阵子的沉默。直到帅克的一声叹息才打破这有些郁闷的气氛。“咳，难道这就是翘了辫子吗？还没有等到当皇帝的那一刻，就这样命丧黄泉了。回想当初我服兵役的时候，也有一个将军从马背上面摔了下来，当时士兵们还想帮着把他扶上马背，可是仔细一看，咳，居然断了气，当场猝死。他原来也是准备要升为大帅军衔的，但却在这场军事演习中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这种演习总是给大家带来悲剧。听说在萨拉热窝也有过类似的演习。记得有一次我还亲身体验了呢，结果他们竟然发现我的军装上的扣子不够，因此便将我软禁了两周，刚开始的两天我简直就像个废人一样，因为他们将我的手和脚都捆绑在一起，还不停地让我翻着跟头。不过，反过来说，军队就是军队啊，必须遵规守纪，如果大家都我行我素，没有规矩，没有纪律，那还是军队吗？我们军队的马科维茨上尉经常训诫说：‘对你们这帮浑蛋就必须得讲军规军纪，而军队则要把这群猪猡变成人。’有什么错误呢？假如就在布拉格的卡尔拉克街心公园里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个像猴子一样的大兵，想想看，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萨拉热窝事件是塞尔维亚人做的吧？”布雷特施奈德又继续试探性的从这些人们口中得到一些消息。

“也许您说的不对，”帅克回答说，“是土耳其人做的，他们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联合起来干的。”接着，帅克就凭着自己的见解：“土耳其人于一九一二年输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想让奥地利出来支援，可是奥地利却不答应，所以他们就杀死了斐迪南大公。”

“您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老板巴里维茨，“信奉邪教的狗你也喜欢？我敢肯定您不会喜欢他们，不是吗？”

“顾客永远是上帝，”巴里维茨说，“就算他是土耳其人，但是对于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你们只要付了酒钱就尽管坐下来饮酒，随便你们讲什么，我不管。咳，更没必要管杀死斐迪南大公的是他妈的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小捷克党人，这些都跟我无关。”

“那好吧，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一直想在这两个人中找到一个口实，终于抓住了他的漏洞，“可是您不觉得这件事对奥地利是个非

常大的损失么？”

帅克紧接着说：“当然，损失是无法避免，并且这个损失惊人可怕。没有人能够一下子代替斐迪南的。不过如果他再胖点就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布雷特施奈德显得较真了。

“你还不懂吗？”帅克回答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长得再胖一些的话，也许当他还住在科诺皮什捷城堡时，在不停地追赶他所管辖区域里那些拾柴火、采蘑菇的妇女和老太太们时就会中风已经死掉了；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好歹也算是我们皇帝的叔父啊，但是他们却把他给枪杀了。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都在议论着。几年前，在我们故乡布杰约为策的集贸市场上，一个叫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就因为一点儿口角，结果就被人拿刀捅死了。这个卢德维克的儿子叫博胡斯拉夫，因为这件事人们都不敢再买他的猪了，人们都指着他说道：

‘他就是那个被捅死的人的儿子，或许他也是个无赖。结果，他的儿子无路可走，只好从克鲁姆洛瓦桥上纵身跳向伏尔塔瓦河。大家还不得不下水去打捞他，为了要抢救他，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药水，这样他才逃过一劫。’

“您的话题是不是跑太远了，”布雷特施奈德意味深长地说，“您开始说的是斐迪南大公，而怎么又扯出了个什么牲口贩子来？”

“可能是您理解错了，”帅克辩解道，“我敢跟上帝发誓，我从来不会拿别人做比较的，老板是知道我的，不是吗？我只不过对大公的那位寡妇表示同情与担心。留下了一群孤儿寡母，科诺皮什捷领地没有了主人。难道再嫁给一个新的大公？又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当她和新的三公再次去萨拉热窝时，也许她还要再体会一次做寡妇的滋味。多年前，在赫卢博卡不远的兹利维那有个护林人，名字非常古怪，叫什么平球儿。有一伙偷猎者打死了他，留下了一位寡妇和两个孩子。一年以后她又嫁给一个叫佩皮克·夏祆洛维茨的护林人，悲剧重演，结果她的丈夫又被枪杀掉了。这个寡妇第三次嫁的人，仍然是一个护林人，但是她自我安慰的说道：‘这样的事情不会总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果我的第三位丈夫依然遭受同样的悲剧，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了。’谁知道，她的新丈夫还是不能幸免于难。她跟这三个护林人总共生了六个孩子。实在无奈，她不得不去赫卢博卡地区爵爷府的办公室诉说自己悲惨的命运。于是爵爷府的人就给她介绍了一位从拉日茨堡来的名叫雅列什的捕鱼人。没想到当她的渔夫丈夫在鱼塘捕鱼时又被人给溺死了。这时她已经又生了两个孩子。不久又跟一位猪贩结婚，而这位屠夫却在一天夜里用斧头将她劈了，之后去自首。当皮塞克法庭准备将他

吊起来上刑时，这个屠夫竟然一口咬下了神父的鼻子，说他没什么值得忏悔的，同时还说了一些不干净的话来污蔑陛下。”

“那么您知道他说陛下什么话吗？”布雷特施奈德以一种急切的声音急切地问道。

“这个我可不能说，谁都不敢重讲。听说那话说得非常难听并且很吓人，一位法院审判官听了后当场就给吓疯了，直到现在还被关在隔离室里，怕他出来将此事给宣扬出去。这件事可不同于酒鬼喝醉后对皇帝的辱骂。”

“那些酒鬼又是怎么辱骂陛下的呢？”布雷特施奈德继续追着问。

“唉呀，先生们，我们换个话题吧！”巴里维茨老板说，“你们知道，我从都不乱谈这种话题。假如闲扯最后不又惹上麻烦了吗？”

“您问酒鬼们是怎么咒骂陛下的？”帅克重复了一遍后说，“骂什么的都有。您试试看看，您先将自己给灌醉了，接着唱奥地利国歌，那您肯定就要开始骂起皇帝佬儿来了。那些辱骂的话哪怕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够皇帝一辈子下不了台的了。不过说真的皇帝的还没到该死的地步，要不他肯定受不了。就说这几件事儿吧，皇子鲁多尔夫^[1]正值年轻却不幸夭折，至今死因不明；皇后伊丽莎白被人给捅死了；紧接着，弟弟杨·奥尔特^[2]至今生死未卜，杳无音讯；甚至在墨西哥皇帝^[3]的一个哥哥也在碉堡的墙根前丧了命。如今他长辈叔叔又被人杀害，只有一副铁石心肠，钢铸的神经才能承受得住这些沉重的打击啊！如果碰上一个酒鬼，发着酒疯，跟着陛下大骂起来，他怎么能受得了啊！不过如果今天打起仗来了，我会第一个帮助皇帝，就算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

帅克喝了一口啤酒跟着说道：“您认为陛下真会置之不理吗？那您对他就太不了解了。您今天记住我这句话，我们早晚要和土耳其人打仗。哼！你们竟然把我的叔叔给杀害了，我早晚会狠狠地教训你们。塞尔维亚和俄国在未来这场战争当中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

帅克在预言未来的神情实在感慨动人。他满脸纯真灿烂的笑容。他认为一切事情都会顺着他的理解方向进行。

[1] 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与伊丽莎白所生的唯一的儿子，暴死。

[2] 哈布斯堡皇族旁系的大公，他抛弃了公爵头衔，从1890年起就音讯全无。

[3] 马克斯米利扬，哈布斯堡族大公，于1864年由法国侵略者扶上墨西哥国王宝座。

“也许是这样的，”帅克继续表达着他对奥地利前景的看法，“德国人同土耳其人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和土耳其开战，德国人就会帮助他们攻击我们，他们都是超级混蛋。但咱们也有可能和法国人联手，法国从1871年起就跟德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咱们走着瞧吧。”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身来严肃地说：“那您就什么都别说了，您跟我来，我有话对您讲。”

帅克紧随便衣侦探来到了过道里，之前还是他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向他出示了有双头鹰秘密侦探的证章，而且宣称要立刻逮捕他，并送往警察署。帅克非常吃惊并且竭力辩解，表示一定是在某件事上让这位先生对他产生了误解，他压根就没有罪，连一句可能会得罪、伤害别人的话都没有说过。

而布雷特施奈德侦探却对他说，他已经触犯了好几条刑律，其中最重的一条就是叛国罪。

然后，两人一起返回了酒馆，帅克对巴里维茨先生说：

“我总共要了五杯啤酒，一个夹香肠的月牙面包。现在您再给我倒一杯李子酒，喝了这杯酒我就必须要走了，因为我被捕了。”

侦探掏出双头鹰证章给巴里维茨看，缓缓地对他说道：

“您结婚了吗？”

“结了。”

“您夫人能不能照顾酒馆生意，假如你不在的话？”

“能。”

“那好，一切就都好办了，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高兴地对老板说，“那您就把您夫人叫来，将酒馆生意交给她，我们晚上过来拘捕您。”

“不用着急，”帅克安慰老板说，“我只是犯了叛国罪被抓的。”

“可我又为什么呢？”巴里维茨先生抱怨道，“我一直都是十分细心的！”

布雷特施奈德微微冷笑，狡猾地说道：

“就为您刚才说苍蝇在皇帝的画像上拉满了屎！记住，我会使您把对陛下的种种该死的不忠想法统统都说出来的。”

帅克依然面带微笑，跟着便衣侦探从“杯杯满”酒馆走了出来。当他们走上大街的时候，帅克就问侦探：

“我要在人行道上爬着走吗？”

“为什么？”

“既然我被你们逮捕了，也许就没有权利在人行道上挺着身板

地走。”

当他们两个踏入警察署的大门时，帅克便说：

“不知不觉中竟然舒舒服服地溜达到这里来了。您是‘杯杯满’的常客么？”

当帅克被他们带进传讯室时，酒馆老板正在“杯杯满”酒馆向自己那泪光满面的夫人交待以后的生意，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安慰她说道：

“你也不要哭了！我就不相信为了那张挂满苍蝇屎的皇帝画像就能把我给杀了！”

帅克用他那很可爱而又极其动人的方式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世界大战。他对于未来有着如此的远见卓识，历史学家也会对此事颇感兴趣的。但是，如果将来事态的发展同他在酒馆发表的高见有些相背离的话——帅克从未全面地接受过外交知识的教育。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所里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导致警察署里挤满了人，大概全部是被他们抓进来的，而传讯室里的老巡警却声平气跟地对他们说道：

“因为这个斐迪南把你们自己都陪猎物进来那是真的不划算啊！”

帅克被关在二楼的一间牢房，里面有六个人。其中有五个人围桌而坐，只有一个中年男子，仿佛故意避开大伙在，独自在里面的一只草垫上坐着。帅克开始质问他们被逮捕的原因。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都是因为萨拉热窝的事”，“都为那个斐迪南”，“都因为那大公被枪杀的事”，“为了那个斐迪南”，“就为了那个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杀害的事”。

坐在草垫上的然依然对那五个的人回答不理睬，他不想和他们打交道，是害怕一起搅进去了；他被逮捕的原因是他企图对霍利茨的一名老板进行行凶抢劫。

因此帅克就跟围桌而坐的五个叛逆分子坐在了一起。他们分别将如何被关进来的经过反复地说了十几遍。

除一个是提审员外，其他的全都是在饭馆、酒店或咖啡馆这类地方被抓过来的。那个提审员是一位有着肥胖身躯，戴着一副眼镜，两只眼睛里一直泪汪汪的人。他是在家被警察抓的，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爆发的前两天，他正在“布莱依什卡”酒馆请两名塞尔维亚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喝酒，然后被便衣侦探布里克斯发现他们在链条街的“蒙玛特”一家酒店喝的烂醉。他在审讯记录上已经签字供认，连酒钱都是他付的也记录上了。

他回答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一样且哭泣着说：

“我是开文物商店的啊。”

他的答案总是：

“这个不能够成为宽恕您犯罪的理由。”

而那个在酒馆里被捕的小个子是位教授，当时他正在跟酒馆老板讲述各种暗杀手段的历史。并且准备用一句话来为每件暗杀案的心理下定义：“暗杀的思想简单得就和‘一个鸡蛋能被哥伦布竖起来’一样。”

“还有一件同样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庞克拉茨监狱正在恭候着您的大驾。”一名暗探在听过他的高见后对他的话作了这样一句补充。

第三位叛逆分子是霍特科维奇地区的“慈善心肠”慈善会会长，在刺杀事件的发生当天，他们的慈善会恰好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花园音乐会。而这个时候警察大队长到了，说是奥地利有了丧事，命令驱散听众，取消音乐会。但是这位会长好言相求：“请稍等一会儿，让他们把《嗨，斯拉夫弟兄们》^[1]这首歌曲演奏完再结束可以吗？”

可惜现在，这位会长一脸沮丧地坐在这里哭诉道：

“新的理事会在八月份就要举行了，如果到时候我不能出席，就可能落选。知道吗？我担任会长已经十年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让我如何承受得了？”

斐迪南的死怎么就无缘无故地落到这倒霉的第四位被捕者头上，他其实可以说是一位品德纯洁高尚、心地善良的厚道人。两天以来他一直守口如瓶，避而不谈这件事情，只字不提斐迪南这三个字。原来是当夜晚降临时，他到咖啡馆去玩扑克牌，红桃皇后K被他们用王牌红桃“7”给干掉了，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我被他们用红桃‘7’给干掉了，就像是萨拉热窝的那件事一样。”

至于第五位，他承认自己是由于说了“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才被抓到这里来的，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消气，以至于他的胡须直翘，脑袋就像是关在牲畜栏里的哈巴狗。

这个人在他被捕的饭馆里只字不谈，连刊登了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都没有读过。他独自一个人坐在饭桌旁，然后进来一个不知底细的人在对面坐了下来，张嘴问他：

“你肯定会对大公被害这事感兴趣。”

“我就是不懂，我凭什么就要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呢？我只管抽我自己的雪茄，喝我的酒，吃我做就的晚饭，而且我报纸都不看，因为报上讲的都是谎话。”

“就是萨拉热窝的刺杀案都不能引起你的兴趣吗？”

“任何的刺杀案都吸引不了我，不管它是发生在布拉格、维也纳、萨拉热窝还是伦敦。如果和这种事纠缠到一起，那就快要进离衙门、法庭和警察署。假如说某个人在某时某地被杀，那也是他活该，谁让他那个笨蛋不警惕点，让人家给杀害了呢！”

这一段话便是他在这场对话中的最后一段。此后，每隔五分钟他就会放开嗓门高喊一遍：“我是无辜的呀！”

[1] 此歌为斯洛伐克人萨莫·托马希克所作，曾被认为是民族颂歌。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嚷这句话，从他跨进警察署的大门开始，到布拉格刑事法庭，直到进了牢房这句话依然在他口中不停的嚷着。

帅克在听完有关他们所谓叛国的经历后，觉得应该指出他们所处的情势是没有一点希望了。

“所有情况似乎都不太顺利，”他开始安慰他们，“你们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都是因为乱说话才被逮捕的玛？国家要警察来就是为惩治摆弄是非。时局已经危急到了连大公都吃了枪子的时候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被警察抓了来又能怎么处置呢。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无非就是想要让斐迪南的葬礼办得隆重一些的。赶紧抓捕更多的人来，我们在这里也不觉得闷得慌，大伙是否会不开心？想当初，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连队半数以上的人全都被关了起来，还有很多无辜者被判了。这不仅在军队，就是在法院里也一样。曾经有一次，一名妇女被判为双重谋杀罪，法官说是她掐死了刚出生的双胞胎。可是她对天发誓，说她只生了一个小女孩并且没有让她受任何痛苦就结束了她的生命，怎么可能杀死双胞胎？。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了，还有住在萨别赫利的一个吉卜赛人，警察坚持说他深夜闯进了一家杂货铺，抢走了人们圣诞之夜献给上帝的供品，尽管他发誓说他只是进去暖和了一下，可仍然无济于事。假如你不栽到法官手中，那就百口莫辩了，虽然他们有时也认为这些人不全是生命过错。但在如今的社会，特别是在斐迪南被刺的这个关键时期，好人跟坏人简直就难以分清的。想当初，我在布杰约维策服役时，大尉的一条狗在操练场后面的树林里被人给打死了。大尉知道以后，立即命令全连紧急集合，要我们排队报数，报数为十者上前一步。我也是报数为十的其中之一。我们立正站直了，眼睛一动都不动。大尉在我们面前来回踱步，并且非常恼火地大声嚷道：‘你们这群流氓、坏蛋、下贱货、害虫、斑鬣狗、畜生，为了这条狗我简直恨不得把你们全部放到蒸笼里去蒸，下到锅里去煮，在案板上剁成肉泥，枪毙了你们，或者将你们打得个鼻青脸肿。我告诉你们，给我放老实点，我绝不会轻饶你们，我要将你们都关两周禁闭。’你们瞧瞧，那时候仅仅只是为了一条小狗，而如今是为一位大公呀。当然要把气氛搞的紧张些让人可怕至极，这样大公的丧失办得就会很体面。”

“可是我没罪啊！”那个头发倒竖起来的男人又大声地喊了起来。

“那耶稣有罪吗？”帅克说，“他们不是依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来就没有平等，没有人在乎你有没有罪。就像在军队里常听到的一句话，‘少废话，当好你的差！’这才是尽善尽美。”

说完这些话，帅克往草垫上一躺，心安理得地睡觉了。